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祖祿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龍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
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
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
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
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
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科
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孤以先世及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
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節天聖中晏
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

自通判河中府久之上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
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
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
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
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
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
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
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
權倖多忌惡之

以上諫章獻太后
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

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
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
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
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
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
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

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

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

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

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

之以上與呂公復合慶厯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

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

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

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

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

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

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

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

經史百家雜鈔卷三十一 傳記下二

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

以上參知政事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

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

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

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以上再出帥方

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

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

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

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

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

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

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

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

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

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

蕭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